

互联网时代的传统文学叙事正遭遇“注意力争夺”挑战?作家评论家沪上热议——

# 面向未来的文学靠“算法”?好故事仍是刚需

■本报记者 许旻

为了在更短时间高强度吸引受众眼球,新媒体社交平台上的“段子”、短视频等推送层出不穷,便捷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下,传统文学叙事的写作难度似乎日益增加。评论家木叶发现,“用户体验”这个互联网热词,放置于文学的语境下往往意味着一种困境——一些小说家摇摆于创作新颖度与阅读快感两端。“写得难了深了,阅读难度上去了,所谓阅读的用户体验也会打折流失,小说家怎么办?”

注意力的激烈争夺是一种挑战,另一挑战在于,随着生活体验、获取信息的高度相似性,趋于同质化的写作题材、手法,也在消解着小说的魅力。如何从看似雷同的生活素材中加工提炼出独特异质性的故事?昨天,华东师范大学“未来文学家”奖、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接连在沪揭晓,张怡微《家族试验》、爱潜水的乌贼《诡秘之主》、董夏青青《科恰里特山下》、艾玛《白耳夜鸮》、赵松《公园》、王苏辛《接下来去荒岛》、张玲玲《五月将尽》等作品脱颖而出。

更多作家评论家意识到:在文字阅读带来的“爽感”“燃点”之外,小说家不应被写作惯性或是热点算法所桎梏。恰如作家赵松所说,如果小说不能够给读者提供一种全新的经验或者体验的方式,它可能无法成立,“尤其是短篇小说,要在有限的时段里、篇幅里,抵达怎样的一种强度,恰恰和生命本身是非常相似的一种状态和逻辑”。



制图:李洁

## 阅读耐心争夺战中,短篇小说的“竞争对手”并非长篇

“短篇小说的竞争对手,不是长篇小说,而是算法下的故事,譬如新媒体根据读者的趣味,定制推荐的文章或者公号爆款等。”评论家李伟长认为,我们需要重建阅读小说的耐心、兴趣,以及必不可少的识别能力,还有开放包容的态度与观念。

换句话说,无论篇幅长短、何种体裁,读者对“好故事”的渴求仍是刚需般的存在。对好故事的认知,不

少作家也亲历了“进阶”之旅。以网络作家爱潜水的乌贼为例,刚投身码字时,他从“最原始也最纯粹的表达欲”出发,“最开始,我觉得我的描述干巴巴的,打动不了别人,于是努力地去做体会感受;然后我懂得了铺垫,懂得了克制,懂得了层层编织后的一下刺穿”。小说篇幅长起来之后,他又感觉故事变得松散,主题不再明确,没有法度严谨的美感,再度重新审视,慢慢摸到了骨架结构的美妙。从字词的打磨到观点的输出,再到情感的共鸣,他跳出了“一味追求爽感”的感官刺激,转向对心灵层面深度共振的探索。

有时,“做减法”往往能让一个故事变得“眉清目秀”起来。对王苏辛来

说,写短篇是一个过滤的过程。“大量感觉被过滤掉,留下最想说的。我会边写边读,如果声音和文字恰好同时处在一条让我舒适的线上,这句话会被我留下来。”

好故事也意味着写作者本身要不断跳出“舒适区”。“有时我们特别容易进入写作惯性。如果把一部小说非常舒适地写完,你会陷入恐惧——会觉得这个小说肯定哪里有问题,过于舒适的完成,回过头再打量会发现这个作品可以扔掉了。”作家肖江虹每隔几年就会自我审视小说所面临的障碍,“有时候挑战写作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我们可能要把属于文学之外的对社会、对时代的敏锐观察引到作品里面,来增加写作的

## 培育生态丰富的作者群,新锐力量在上海呈蓬勃之势

随着文艺新形态大量涌现,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为了助推更多好故事涌现,打破网络文学、纯文学的边界,上海学界出版界推出面向时代和未来的优秀文学作品评选,力求培育生态丰富的作者群,激活文学在当下的

活力。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今年设立的“未来文学家”大奖为例,此前公布的“长名单”里,王占黑、孙频、张怡微、陈楸帆、吾道长不孤、郑执、郑执、爱潜水的乌贼、笛安、榴弹怕水等青年作家榜上有名,其中90后接近一半。评审委员会召集人、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表示,该奖项尝试在更广泛领域观察、遴选和推出杰出青年写作者,将优质文学资源引入文学教育现场,为青年学子提供写作的视野与范本,同时推动国内青年文学创作的繁荣,向文坛展示学界的判断与声音。

而为了鼓励推动当代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丰富中国小说创作风貌,《小说界》杂志自2017年改版以来,经历沉淀、新树风貌,成为文学杂志中一股朝气蓬勃的力量。五年间《小说界》共刊登200多篇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眼下《小说界》以文库的形式,按年份出版为丛书套装。刚面世的《小说界文库》第一辑包括“你还只是一位年轻人”“爱情必须付诸行动”“那一年我是所有人的陌生人”“他经历着常常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情”“在平地上有一次等候”“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六册主题图书,涵盖鲁敏、弋舟、石一枫、张怡微、李静睿、文珍、苏方、田原、艾悄等作家,从鲁迅文学奖得主到青年中坚写作力量,以及优秀的跨界作家,拥有生态丰富的作者群。继第一辑出版之后,后续将陆续推出多套《小说界文库》。

收视登顶、话题破圈、周边热卖……

# 没有奈飞,《鱿鱼游戏》是否会火爆依旧



■本报记者 王筱雨

“《鱿鱼游戏》无疑将成为奈飞最受欢迎的非英语剧集,并很有可能成为公司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剧集。”流媒体巨头奈飞联合CEO泰德·萨兰多斯的一席话背后是奈飞自制韩剧《鱿鱼游戏》强势喜人的表现。自9月17日开播以来,《鱿鱼游戏》连续多日登顶奈飞全球排行榜,还包揽了奈飞提供服务的83个国家和地区的冠军宝座。作品除了拉动奈飞的全球付费用户数外,更是直接拉动股价,与《鱿鱼游戏》开播日相比,奈飞的市值增加了约192亿美元。

《鱿鱼游戏》在全球范围内火了,属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可以说,《鱿鱼游戏》拥有一部现象级作品所需要的必备元素:韩国影视产业高度工业化制作带来的品质保证、韩国演员近年来在国际舞台的频频亮相再加上奈飞强有力的国际推广,剧集的大热更像是一次内容、平台和韩流三方相辅相成的成果。

## 层层通关“生死游戏”后,窥见幽暗人心

456名为金钱和生活所困的失意人突然接到神秘邀请,前往与外界隔绝的游戏地点参加一场包含六个关卡的生存游戏,赢得比赛的奖励是天文数字般的巨款——456亿韩元,但挑战失败的代价是——生命。《鱿鱼游

戏》中“生死游戏”的情节设置并不新颖,早在2000年,日本惊悚片《大逃杀》就成为该类题材的开山鼻祖,去年奈飞投资的日剧《弥留之国的爱丽丝》也采用了相同的套路。

不新的题材何以让人趋之若鹜?《鱿鱼游戏》并没有在游戏环节大做文章,而是奉行“极简主义”,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流行于韩国的儿童游戏一二三木头人、槌糖、拔河、打弹珠、玻璃桥和鱿鱼游戏作为通关凭证。当游戏规则简洁到一目了然,故事的中心就不再是“玩游戏”本身,而是将绝大部分笔墨刻画在善与恶的人性博弈之上。随着游戏深入,玩家们的欲望和恐惧同时膨胀,本性善良的人也开始撒谎隐瞒、工于心计甚至自相残杀。高密度的内心戏也匹配到了功底足够的演员,主演李政宰和朴海秀都曾获得韩国青龙电影奖,客串阵容囊括了孔刘、李秉宪等人。诚然,《鱿鱼游戏》并不是一部无可挑剔的作品,暴力黑暗的场面在剧中屡见不鲜,难免有刺激视觉之嫌。此外,男主角成奇勋的人物性格刻画未见丰满,前后表现不一的矛盾状态也引发不少争论。

值得关注的是,《鱿鱼游戏》有着典型的韩国现实主义作品印记。与《寄生虫》一样,作品中处处可见隐喻与讽刺,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外来移民等问题都有所提及。如同导演兼编剧黄东赫所说:“我想写一个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寓言故事,描述一种生活中的极端竞争。但我想用生活中真实人物,这些人物就穿梭在你、

我、他之间。”

## 曾被冷落10余年,奈飞却将它带上云端

《鱿鱼游戏》如今的大行其道让人很难想到,作品的剧本早在2009年就已完成,但在此后10余年里,黄东赫被众多制作方以“过于血腥”“不具备商业价值”为由拒绝数次。当《鱿鱼游戏》在世界各地触发火热效应之时,韩国国内一场“奈飞用200亿韩元赚了28兆韩元”的争论也甚嚣尘上。不少人指责在《鱿鱼游戏》取得巨大成功后,韩国制作方无法参与收益分成的政策,但同时也有声音表示,若不是奈飞,《鱿鱼游戏》的剧本仍尘封在抽屉里。

本土化内容向来是奈飞进军海外市场的冲锋号角,这一点在韩国尤为明显,流媒体巨头并不吝于投资,在上月举行的发布会上,奈飞透露进入韩国市场三年来已投资了80多部韩国影视作品,总投资额达到7700亿韩元,并计划追加5亿美元。与此同时,奈飞对于内容方面的“放手”给予了创作者自由广阔的发挥空间。就像另一部自制韩剧《王国》编剧金银姬说的那样:“他们从来没有对我发过剧本说不,反而很好奇故事接下来的发展。”

有了优质内容打底,“破圈”背后是韩国文娱产业步履不停的拓展。如果说《寄生虫》彼时在戛纳金棕榈和奥斯卡金像奖的大放异彩令人颇感意外,那么一年后的《鱿鱼游戏》证明了这份成功并非偶然。

斯特拉文斯基经典歌剧亮相上交音乐厅

# 《浪子的历程》中国首演,视听盛宴呈现“音乐界的毕加索”

■本报记者 姜方

巨幅油画随光影变幻,音乐随时间流动……日前,斯特拉文斯基三幕英语歌剧《浪子的历程》完成中国首演,以半舞台版亮相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这部诞生时就充满前瞻性的作品,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漂泊”后,以极具当代性的舞美表达首次“停靠”上海。

如同首演时斯特拉文斯基安排了一些年轻且刚崛起的歌唱家来演出那样,此番献演从制作团队到演出团队都大胆起用年轻人——青年导演邹爽执导,上海交响乐团、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制作,指挥张洁敏执棒,夏侯金旭、周正中、李晶晶、韩音培、张文巍、陈霖、刘颖、陈炯然八位青年歌唱家及上海音乐学院合唱团共同献演。

## 以画作为原型,“音乐界的毕加索”写下充满前瞻性的歌剧

作为20世纪声名显赫的伟大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火鸟》《彼得鲁什卡》都是中国观众最熟知的名作。其实,有“音乐界的毕加索”之称的斯特拉文斯基,还有其他值得被记住的经典,英语歌剧《浪子的历程》就是其中一例。1945年,当作曲家站在英国画家贺加斯的同名画作《浪子的历程》前,灵感一下子被点燃。画作共有八幅,故事按序分别为“继承人”“聚会”“狂欢”“逮捕”“婚礼”“赌场”“监狱”“疯人院”。斯特拉文斯基以画作为原型,找到了英国诗人奥登编写歌剧剧本。

《浪子的历程》堪称是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主义创作时期的顶峰。他在传统的歌剧架构之上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面貌和功能,比如用调性

取代旋律来表现某一事件或人物。“一个作曲家能否重新使用过去的东西,同时又向前发展呢?不管答案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困扰我,它(《浪子的历程》)已经具有了前瞻性的色彩。”这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精神。

1951年,斯特拉文斯基亲自指挥《浪子的历程》在威尼斯凤凰剧院首演,此后该剧成为全球各大歌剧院争相排演的作品。70年后的今天,邹爽认为新古典精神是一种“组合型”创新。“斯特拉文斯基在这部作品中大胆尝试将各时期的音乐风格碎片式打乱、解构、重组,给当代英文歌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也给后来的作曲家以参考和借鉴。”

## 在中国的舞台,用当代艺术语言营造如真似幻的歌剧世界

在斯特拉文斯基逝世50周年之际,如何把这部充满挑战的歌剧以创新方式首度搬上中国舞台,是主创构思的核心。在朋友推荐下,青年画家位航的三幅油画成了邹爽的灵感源泉。于是,每幅画的层次、颜色和构图与舞台现场灯光、多媒体动画相互结合,共同汇聚成《浪子的历程》在上交音乐厅的惊艳亮相。主创希望通过当代艺术语言赋予舞台抽象表达,将歌剧的现实与虚幻以及哲学隐喻都通过视觉场景传递给观众,“让大家像在沙堆里寻找宝物一样,去细细寻找和品味其中的奥妙。”

事实上,斯特拉文斯基创作《浪子的历程》时正处于艺术喷涌的年代,这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也具有启示。“20世纪上叶至中叶,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荒诞派戏剧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塞缪尔·贝克特,伟大的画家弗朗西斯·培根,伟大的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等。音乐、文学、艺术、哲学互相影响,伟大的作品不断在借鉴、参考、探索中诞生。”邹爽说,“如今我们看到的成功作品背后也有许多的失败,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要开始大胆地走这条艰辛的路,让观众开始关注现代歌剧。”



三幕英语歌剧《浪子的历程》半舞台版亮相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